

委员 笔记

航行在漓江的烟雨

熊召政



因为写作《张居正》长篇历史小说，我曾花了6年时间，研究了明代与张居正相关的历史，其中有一段涉及桂林，即万历进士，后任南明政权的大学士瞿式耜与张居正孙子张同敞一起在桂林殉国。其时，瞿式耜在桂林总督军事，清兵南下势如破竹，守军战败四散逃亡，只剩下瞿式耜一人独守空城。时任兵部右侍郎的张同敞闻讯，特意赶到桂林与瞿式耜相伴，瞿式耜对他讲：“我留守桂林督军，当死在桂林，你没有守土的责任，还是去吧。”张同敞回答：“古人耻独为君子，相公为什么不让我同死呢？”

那时，瞿式耜是垂垂老者，而张同敞还不到40岁，师生二人抱着必死的决心留在桂林府衙内。清兵入城后，两人被抓。清兵给了他们两条出路：一是投降，二是落发为僧，遭到两人断然拒绝。他们唯一的心愿就是殉国求死，清兵满足了他们的要求。

行刑那天，瞿式耜写下了绝命诗：从容待死与城亡，千古忠臣自主张。三百年后恩泽久，头丝犹带满天香。张同敞的自决诗如下：明月悲歌待此时，成仁取义有天知。衣冠不改生前志，姓字空留死后思。破碎山河休葬骨，颠连君父未舒眉。魂兮莫指归乡路，直往诸陵拜旧碑。

据载：两人被押出桂林城，看到漓江边上的叠彩山时，瞿式耜对张同敞说：“我平生最爱山水佳景，此地风景颇佳，可以去兮！”1650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，两人在离叠彩山不远的仙鹤岩引颈就义。那一天虽已入冬，但处在亚热带北端的桂林，却并无刺骨的寒风。漓江依然清澈，只是比起春夏水量略少而已。历史也没有记载，那天是否下雨，叠彩山与仙鹤岩是笼罩在烟云之中呢，还是在晴空之下展现它绚丽的容姿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从小饱读圣贤之书磨砺儒家人格的他们，在王朝倾圮社稷颠覆的大难之中，他们选择死亡。这既是殉国，也是殉道；既是殉志，也是殉城。这志，是与家国共存亡的铁血男儿之志，这城，就是山环水绕的桂林城。一位老人，一位中年汉子没有选择当一只超然物外的仙鹤，却死在了仙鹤岩；他们喜欢叠彩山，他们的生命又何尝不是两座叠彩山的山峰，在中国历史的拐弯处，迸发出不容逼视的光芒。

三

苏东坡有一首《观潮》诗：庐山烟雨浙江潮，未至千般恨不消。到得还来别无事，庐山烟雨浙江潮。

这首诗之所以为人称道，乃是因为苏东坡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道出了两种烟雨，两种潮流，一为自然的，一为人文的。

此刻，坐在游船上的我，面对着这一场如诗如画的烟雨，我一直处在“既散魂而荡目，迷不知其所之”的兴奋之中。温婉的漓江，永远不会给你惊涛骇浪的感觉；而众山的烟云翩跹着、舞蹈着、幻化着、摇曳着，如群仙聚会中瑶池的裙裾；如烛影摇红时唐代的霓裳。感官的享受无法拒绝，特别是大地自然的呈现，你会讨厌东施效颦，也会厌恶扭怩作态，但“清水出芙蓉”的美感，你又能怎么掉头不顾呢？

读到这样一段文字：漓江自桂林南来，两岸森壁回峰，中多州渚分合。无翻流之石，直泻直流，故舟行屈曲石穴间，无妨夜棹。第月起稍缓，暗行明止，未免惊悚。

这位旅游者自述了游漓江的感受。他说漓江没有翻流之石，亦没有急流险滩，是可以夜晚行船的。可是那一天月亮升空太晚，船家系缆歇息不肯来一次浪漫的夜航之旅，他因此而生了惆怅。从文字来看，这位游客富有旅行经验与夜游漓江的极大兴趣，他不是别人，正是明朝末年的大旅行家徐霞客。徐霞客游桂林山水的具体时间是1637年4月28日至6月11日，行程约一个半月。期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漓江东岸的岩溶地貌最为鲜明的峰林、七星岩、龙隐岩、屏风岩等奇特的山洞，穿风山、塔山、普陀山、月牙山、辰山、屏风山、尧山等峭立的山峰，所到之处，皆留下考察笔记。

赞美桂林山水的文人，虽多于过江之鲫，但大都浮光掠影。他们是桂林山水的鉴赏者，却还称不上知音。徐霞客行脚江湖，犹如佛界的头陀，他之醉水耽山，攀岩面壁，俗事中所有恩怨、烦恼、是非与名利，都被他抛诸脑后了。称誉他为旅行家并不准确，山水是别人的爱好，于他，却是虔诚的宗教。徐霞客浏览桂林是崇祯十年，对于大明王朝来说，这是个极为不幸的年份。在这之前的1600年，中国历史上第五个小冰期的高峰已经到来，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寒冷的时期之一。经历万历、天启、崇祯三个皇帝的执政，这一个小冰期经历了70年之久，最终导致了王朝的灭亡。

对于这一时期的灾异，史不乏载。《明史·卷二十八·志第四·五行一》记述：崇祯八年十月，河南蝗。十年六月，山东、河南蝗。十一年六月，两京、山东、河南大旱蝗。十三年五月，两京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大旱蝗，十四年六月，两京、山东、河南、浙江大旱蝗。记载虽然笼统，但可以看出支撑大明王朝的中原、江南两大最为富庶的地区，已经成为旱、蝗肆虐之地。天灾之后必有瘟疫。自崇祯十三年开始，一种被称为“疙瘩瘟”的烈性传染病首先在河北暴发，仅数月便传至京城。尔后蔓延至黄河中下游地区，时人记载：“见则死，至有灭门者”；“比屋传染，有阖家死亡竟无人收殓者。”这种“疙瘩瘟”后来证明是鼠疫。旱蝗、鼠疫之后，接着是虎视眈眈的清朝崛起于东北，揭竿而起的饥民啸聚于西北，皇太极与李自成两人，成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。

四

徐霞客来游桂林，正值中国进入第五次小冰期河的中期，斯时柄政的崇祯皇帝内忧外患，福不旋踵。强虏叩关，反魁盈路。饿殍遍野、城郭荒芜。明代所有的皇帝中，崇祯应该是一个勤政努

力的君主，怎奈不得天时，亦无地利，人才匮乏，财力空虚，纵是他的老祖宗朱元璋再降人世，也无法改变这大厦将倾的局面。

就在崇祯皇帝殚精竭虑苦撑危局的1637年，徐霞客来到桂林。此时的中国，处在西南腹地的桂林，可谓偏安一隅。

近一个多世纪来，随着科技的进步，人类视野的扩大，一些天文学家与气候专家提出改变历史的新观点，中国明王朝的终结者，表面上看是多尔袞创建的清朝与李自成建立的大顺，但作用于他们的，实际上是气候的改变。许多学者认为，其具体的诱因是1257年至1258年之间某个时候发生的印尼龙目岛萨拉马斯火山大爆炸，它的威力巨大，火山灰和岩石落在了340公里之外的爪哇，一位名叫拉维涅的学者在2013年所写的论文中提到，“基于这些记录中的硫酸盐沉积的估计表明，它产生了过去7000年最大的火山硫释放到平流层。”

萨拉马斯火山大爆炸导致了地球第五次小冰期的诞生，它从13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，直接受到冲击并产生毁灭性灾难的不仅仅是中国，还有北美较低的地区，从13世纪开始，那里有了一次显著的降温，导致了密西西比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干旱，而北部地区因气候的变化而更适合于农业的发展，从萨拉马斯火山爆炸之后，那里的家庭规模开始增长，并从此步入了繁荣时期。但不是所有地区都像美洲北部，夏威夷群岛这么幸运，以卡霍基亚为代表的澳洲土著文明，从14世纪开始日渐衰落，在1650年即瞿式耜与张同敞在桂林英勇就义的同一年，卡霍基亚的文明也宣告终结。

同样的例子也存在于非洲与欧洲，津巴布韦王国的废弃以及波罗的海的结冰，大量的牲畜被冻死，农作物连年歉收导致北欧甚至西欧的人民饿死或者冻死，农业大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而依赖贸易与商业的欧洲国家尤其是南欧，则从此迎来了它的繁荣。

从现存的史料来看，中国低纬度的南方，并没有经受小冰期带来的如此巨大的气候灾难。此一时期的岭南两广地区，应该为中国最富庶的地方，这导致了明末清初的又一次衣冠南渡。亡于北京的大明王朝，留下的贵族士人、王室子弟，纷纷来到两广建立小朝廷，与清朝政权做最后的抗争，这一阶段，历史学家称为南明。

徐霞客来游桂林的时候，大明王朝正处在崩溃的前夜，一般的士人，往往都是政治的候鸟。但徐霞客显然不属于这一类，抱烟霞之癖，享山水清娱，徐霞客算得上一个纯粹的文人。他来桂林7年后，崇祯皇帝吊死在北京紫禁城后的煤山；又过了6年，瞿式耜与张同敞，引颈就戮于漓江边上的仙鹤岩。无论是大明还是南明，这一切的悲剧，与徐霞客无关。

五

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动荡的岁月，深沉的国难，对徐霞客的心情还是有所干扰。他留下的游记，佳作迭出，但他写桂林的笔记，在他的作品中，却算不得上乘。

参照夏威夷、密西西比河北部地区因气候变迁带来的福祉，17世纪中叶的漓江，水量充沛应胜于今天。韩愈的诗，让我们看到小冰河期没有发生时的漓江；袁枚的诗，让我们看到了小冰河期即将结束时的漓江。但徐霞客的游记中，却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处在小冰河期中期的漓江的形象描述。这只能说明，在他浏览考察桂林的那些日子里，他所处的时代，欠他一支彩笔。

如果在当下，我能与徐霞客同时站在这一艘渡轮的甲板上，我想我会与他讨论，眼前的这一场烟雨，是否揭示了自然界某种隐喻，或者说，它的无定与幻化中，又藏了多少人间的奥秘。

这该是多么奢侈的一场烟雨啊，从竹江码头上船到阳朔，这雨从未停过。雨过云生，云飞雨下，山环水绕，狂风之吹，从纤细到雄壮，从冥坐到狂舞；从猿鸟到渔樵，从丝竹到管弦……雨细如烟，云淡如烟。没有烟雨，漓江便失了神韵；没有烟云，岩峰便失了缥缈。

我坚信，烟雨漓江是生态中国的象征，烟雨阳朔可以搁放国人的乡愁。这么想着，一首诗便吟了出来：降生阳朔地，鸡犬亦神仙。遇水皆丝竹，逢山便圣贤。渔翁江上住，赏月画中间。我欲和烟卧，簪花学少年。

（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，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）

边走 边笔

中伏天的京城，暑热难耐，我跑到伊春找寻凉爽，于是走进了森林。

伊春地处小兴安岭腹地，是一座被森林环抱的城市，别称“林都”。当汽车行驶在林区公路上，伊春市近在眼前的时候，我的思绪似有一些错乱。我觉得这里原本就属于森林，是它让出了一块地方，供人类居住，才有了现在这些房子和道路。远远望去，城区那些多层建筑的后面就是森林，好像是森林为每一座房屋搭建了绿色屋顶。叫它“林都”是基于人类的视角，森林会怎么想呢？

伊春的夏天多雨，阳光和丰沛的降水装扮了森林别样的景致。小兴安岭的山头不高，山坡都不算陡峻，一座座山头被森林包裹，连绵起伏，如果不是人类的刻意干预，森林和绿草也许会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捂得严严实实。雨中望去，无边的森林绿茸茸的，无论红松、云杉、椴树，还是白桦、青杨，都显得那样厚重茂密，又透着丰满秀丽。在森林公路两侧、在旅馆的庭院，养路工人和店家精心种植了一簇簇鲜花，为绿色的森林画布添加了艳丽的色彩。走入林间，便是进了天然氧吧。抬头沐浴阳光的光芒，在阳光下，夏天的森林郁郁葱葱，树叶有浅黄、有翠绿、有墨绿，还有橙红，树干或挺拔、或壮硕、或道劲、或纤细，姿态万千。游走在丛林中，摘几朵野花，试着辨香识名；到处找找蘑菇，满足一点自己的好奇心；拥抱参天红松，可以闻到松香的味道；与欢蹦乱跳的小栗鼠不期而遇，互致问候；听着身边流水潺潺，那是森林客厅的背景音乐。到了森林中的鹿苑，活泼可爱的梅花鹿急切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，从我的手上舔食它喜欢的食物，甚至将它的头伸进了食品袋，没有丝毫陌生或恐惧。神奇的大森林，创造了一个富有、和谐、恬静、安逸的世界，也以这恬静、安逸和悠闲浸润每一个走近它的人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在伊春市区，在那些县城和乡镇，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那样安静闲适，而少有喧闹和拥挤。

二

森林呵护着伊春的每一寸土地，人类自当敬畏森林，善待森林。伊春市区有个木雕园，在它的大门口，立着一块刻有浮雕组画展览前言的牌子，写于2004年。上面写道：“50年前，伊春林区因林而兴，被世人冠以‘祖国林都’‘红松故乡’的美名而享誉全国。当时的莽莽八百里小兴安岭森林郁郁苍苍，蕴藏着4亿多立方米木材，到处是挺拔的红松，亭亭的白桦，参天的清杨，微风拂过，松涛滚滚，犹如绿色的海洋。”在此后的50年里，伊春林区林木采伐为国家贡献了2.3亿立方米木材，创造了一时的辉煌，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。那前言里写道：到上个世纪末，“小兴安岭森林殆尽，山石裸露，水土流失，山洪暴发，气候反常……原始大森林失去了当年的风采。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啊！我们应当深深地反思，如此下去，还能保住小兴安岭这片祖母绿般的大森林吗？”“历史是不能忘记的，小兴安岭的昨天是不能忘记的，我们必须善待森林，善待生态，善待我们生存的家园。”从2000年开始，国家全面实行天然生态林保护工程，到2013年伊春市全面禁止天然生态林商业采伐，数万林业职工放下斧子，走出山林，转岗转制，由伐木工变为护林员，兴林护林。20



伊春，森林印象

刘小宁

年过去，伊春的森林覆盖率达到83.8%，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以上，伊春人将美丽的青山绿水还给了小兴安岭。有道是：人不负青山，青山定不负人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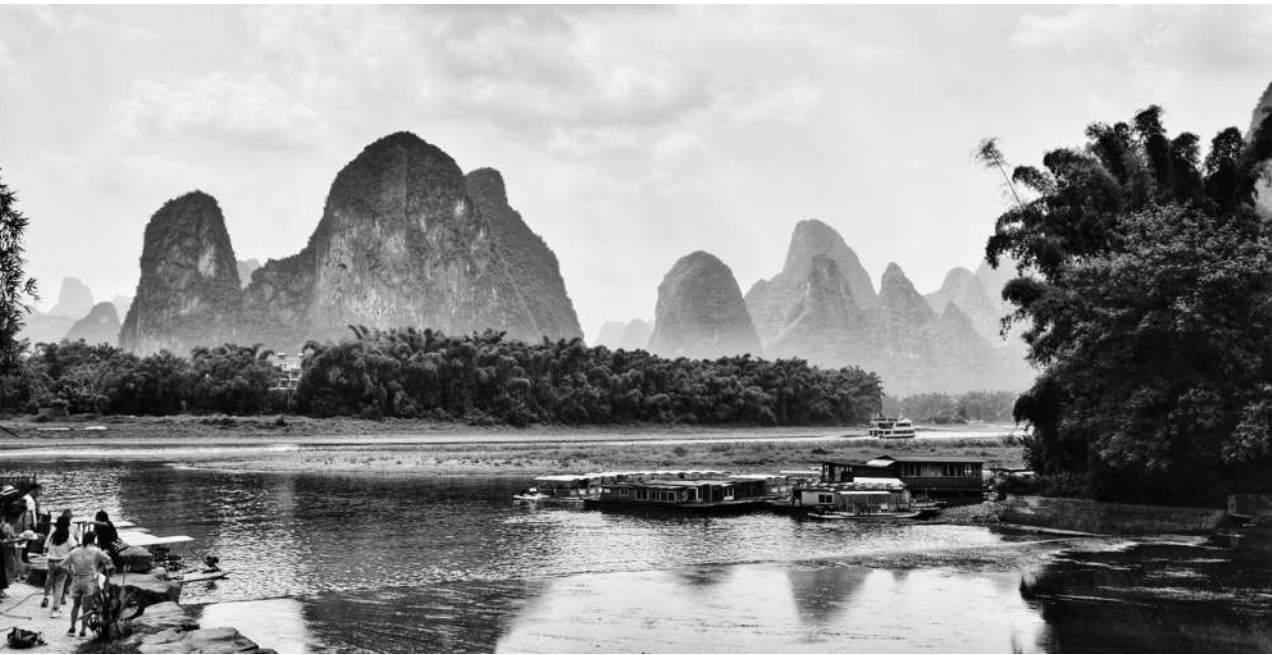
三

放下斧子的伐木工人去哪儿了呢？

在五营林业局丽丰林场的场部门前，有一片空地是木耳露天种植场，这里背风向阳，临近河水，上面少说也有上万个木耳菌袋。一位男子，50岁开外，正和妻子干活，收获又一茬长成的木耳。我上前和他搭话，他姓张，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我听。老张说，自己就是丽丰林场的职工，转岗以后，林场为转岗职工只保留了社会保险，过日子就靠自己奔了。虽然许多人都离开了林业，甚至离开了伊春，但老张没有。夫妇二人种植木耳，然后是“采山”，即采蘑菇、挖药材、打松子等，在林下谋生计。谈及收入，老张给我出了几道算术题，比如，一只木耳菌袋可以产大约一两干木耳；又比如，打松子每天可以有上千元的收入，但那是承包的山林；还比如，森林里啥样的蘑菇和药材最值钱，等等。七算八算，我算得他们夫妇二人每年应该有八九万元的收入。收入算不上丰厚，但老张说，你们大老远来到这里，看森林，呼吸新鲜空气，花钱受累，很不容易。而我与这里的山水空气常年相伴，我是免费享用它们的。他这一说，我的内心倒有些尴尬。在交谈中，老张并不掩饰生活的辛劳和不易，但未见其有悲苦抱怨，反而能真切感受到他的乐观坚强，感受到他对森林的依恋，对养育他土地的热爱。

不远处，老张的妻子说话了：别只顾着讲故事，忘了手中的活儿。听到妻子的话，老张乐了，我也乐了。于是，我们就此打住，挥手作别。

如果能再去伊春，我想看秋日色彩斑斓的大森林，还想看林海雪原。



漓江风景